

相声和“乔”

侯宝林 李万鹏
汪景寿 薛宝琨

声情之态的摹拟仿效是相声艺术的重要因素，艺谚里也有“以学为主，以逗当先”的说法。姑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，却反映了“学”在相声艺术里是占有一定地位的。

所谓“学”，指的就是对各种声音和形态的摹拟。追溯相声的“学”的历史源流，常常着眼于古代的“口技”、“像生”、“叫声”和“隔壁戏”（即相声），这固然是对的。但，相声的“学”并不是单纯摹拟，而必须与制造“包袱”结合，纳入相声艺术喜剧风格的轨道，这就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艺术史上的另一种现象，就是宋、金时期百戏伎艺里的“乔”。

宋、金时期，不论伎艺名称、曲牌名称，还是艺人姓名，常常出现“乔”字。“乔像生”、“乔相扑”、“乔筋骨”、“乔影戏”、“乔经纪人”、“乔道场”、“乔唱诨”、“乔打诨”等是伎艺名称；“乔合笙”、“乔捉蛇”等是曲牌名称；刘乔、周乔、顾小乔、沈小乔、菜市乔等是艺人名称。一些文献说到角色行当，还有“付净色发乔”的记载。

“乔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跟相声艺术又有什么联系呢？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。

考察“乔”的含义，首先就会发现，它与“学”、“装”有时关系密切。比如“乔像生”是从“学像生”而来，“乔宅眷”

从“装宅眷”而来。“乔”有摹拟仿效，做假装真的意思。孟老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谈到开封神保观庙会百戏杂陈的盛况时说：

自早呈拽百戏，如上竿、趂弄、跳索、相扑、敲板、小唱、斗鸡、说诨话、杂扮、商谜、合笙、乔筋骨、乔相扑、浪子、杂剧、叫果子、学像生、倅刀、装鬼、呀鼓、牌棒、道术之类，色色有之。至暮呈拽不尽。

中的“乔筋骨”、“乔相扑”等，以意度之，当是摹仿“筋骨”、“相扑”等伎艺的。即先有“筋骨”、“相扑”，然后才“乔筋骨”、“乔相扑”。此外，象“乔影戏”、“乔合生”、“乔教象”、“乔宅眷”、“乔经纪人”等，情况也大抵如此。高承《事物纪原》里说：“角抵，今相扑也”。并引《史记》注说：

战国时增讲武以为戏乐相夸，角其材力，以相抵斗，两两相当也。

可见，“相扑”，即角抵之戏，早在先秦就有了。宋代的“相扑”不仅见于内宴，而且也见于瓦肆伎艺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记载的“相扑”名家就有王饶大、撞倒山等九人。所谓“乔相扑”就是摹仿“相扑”动作的假“相扑”，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里记载的名家也有鼉鱼头、鹤儿头等九人。解放后，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、济南大观园等地还有类似“乔相扑”的摔跤表演。表演者貌似“角其材力以相抵斗”，实际上不过是要几个花架子，说几句俏皮话吸引观众罢了。还有一种“假擗跤”，长次溪、赵羨渔《天桥一览》里有记载：

假擗跤场，在电车站偏北的高埠处。没有桌凳，更没有席棚，只有一只泥做的二人身。这二个人身下部接连着，仅有头和身。贴着脏了的花布衣服，很象泥娃娃，尺寸与真人差

不多。这二个人相向的距离二尺多远。下身没用，用一块兰布遮蔽着，外面看不出。练的时候把假人背在后背，手和脚一样，也穿着一双靴子。身体向前下弯曲，两手着地，指尖向前。这时因为腰际围有白布，所以冷眼看来确象两个人立着。这个假人各分门式，摆着架式，按着攒跤的路子，互相撕打着、挣扎着，步法由慢而急，劈拍的步声也由清晰而紧凑。这虽是一个人所唱的独脚戏，却也很象两个人摔跤呢。

这类“假攒跤”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“乔相扑”，至今仍在杂技里存在着。

这种带“乔”字的伎艺的摹拟性质，还可举出“乔宅眷”、“乔经纪人”为例，略作说明。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：

十二、十三两日，国忌禁乐，则有“装宅眷”，笼灯前引，珠翠盛饰少年尾其后，诃殿而来，卒然遇之，不辨真伪。及为乔经纪人，如卖蜂糖饼、小八块风子，卖字本，虔婆卖旗儿之类，以资一笑者尤多也。

“装宅眷”就是以男扮女，装作大户宅眷的样子，装得维妙维肖，竟然到了“卒然遇之，不辨真伪”的境地，是何等酷似、逼真呵！而“乔宅眷”则是在酷似、逼真的基础上掺入滑稽取笑的成份，就有相声味道了。

至于“乔经纪人”，虽然是以“发乔”的方式摹拟各种做小买卖的“常卖人”。《云麓漫钞》里谈到“常卖人”时说，吴中方言“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”。“常卖”疑即“唱卖”之讹。后世的市镇集市还有“经纪人”一类的人物，为买卖双方作中介，一边掌秤约货，一边唱卖。而“乔经纪人”则是摹拟“唱卖”的艺术表演，假装为“经纪人”，“以微细物博易”。其中特别指出“虔婆”之类，可见装男扮女都有。可能还摹拟货

声，如“叫果子”之类，以博一笑。

刻意求真，还是为了吸引观众，最主要的目的还在“以资一笑”。所以“乔”又往往带有滑稽玩讽的意思。例如“乔教象”，源于大礼之年予教车象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

遇大礼年，予于两月前教车象。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，往来一遭。车五乘，以代五辂。轻重每车上置旗二面，鼓一面，驾以四马。扶车卫士，皆紫衫帽子。车前数人击鞭。象七头。前列朱旗数十面，铜锣鞞鼓十数面。先击锣二下，鼓急应三下。执旗人紫衫，帽子。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，紫衫人跨其颈，手执短柄铜鞞，尖其刃，象有不驯，击之。象至宣德楼前，团转行步数遭成列，使之面北而拜，亦能唱喏。诸戚里、宗室、贵族之家，勾呼就私第观看，赠之银彩无虚日。御街游人嬉集，观者如织。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，并纸画，看人携归，以为献遗。

教象，其实就是驯兽。粗壮高大、样子笨拙的象，在人的调教下，竟然学会成列、拜揖、唱喏，这本身就是很可笑的，所以那么受人欢迎。

“乔教象”却不是真的驯兽，而是摹拟教象的动作，带有喜剧色彩，如同现代的“舞狮子”之类的艺术形式。《夷坚志补》里记载：

烟云五色者，以焰硝硫黄所为，如戏场弄狮、象口中所吐之气……

这里的“象”不是真的，而是假的。当时选中这种动物进行“乔教象”的滑稽表演，也不是偶然的。“象”在宋代还是罕见的兽类，人们多有拿它开玩笑的。《铁围山丛谈》里记载了这样一桩趣闻：

世罕识龙、象、狮。薛八丈黄门昂，钱塘人也，始位左辖。其小君因出游还，适过宣德端门。时郊裡祀近，有司日

按象，自外旗鼓迎至阙下而驯习之。夫人偶过焉，适见而大骇。归告其夫曰：“异哉，左丞，我侬今日过大内前，安有此大鼻驴耶。”传以为笑。

在当时的人们心目里，“象”是如此新奇、可爱，“乔教象”以拟摹驯象的方式，进行嬉戏滑稽的表演，当是不困难的。

“乔”有滑稽玩讽的意思，《夷坚志》里说得很清楚。“合生”条里说：

江浙间路歧女伶，有慧黠知文墨，能于席上指物题咏，应命辄成者，谓之“合生”。其滑稽含玩讽者，谓之“乔合生”，盖宋都遗风也。

“乔合生”什么样子？《洛阳搢绅旧闻记》里记载：

有谈歌妇人杨苧萝，善合生杂嘲，辨慧有才思，当时罕与比者。少师杨凝式以侄女呼之，盖念其聪俊也。时僧云辨，能俗讲，有文章，敏于应对。若祝祀之辞，随其名位之高下对之，立成千字，皆如宿构。少师尤重之。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，少师诣院，与云辨对坐，歌者在侧。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，正对少师与僧前。云辨笑谓歌者曰：“试嘲此蜘蛛，嘲得者，奉绢两匹。”歌者更不待思虑，应声嘲之，意全不离蜘蛛，而嘲成之辞，正讽云辨。……歌者嘲蜘蛛云：“吃得肚餐撑，寻思绕寺行，空中设罗网，只待杀众生。”盖云辨体肥而壮大故也。

这里指蜘蛛的题咏可能是唱词。“董西厢”里有“乔合笙”一曲，属“仙吕调”，可为佐证。歌者对僧人的讽刺尖锐深刻，趣味盎然，可以看作“乔合生”的代表作。

如果说，“合生”前面加个“乔”字就突出了“滑稽”、“玩讽”的意思，那就可以推断凡带有“乔”字的伎艺和人名，恐怕

都属于滑稽之类。“乔相扑”、“乔教象”前面已作说明，其取名方法类似后世的“滑稽二簧”之类。

姓名带有“乔”字的艺人，从他们所从事的伎艺来看，滑稽讽刺的特色是相当明显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所载姓名带“乔”字的艺人有八名。除“斗门乔”是“乔相扑”艺人外，其余七人都是表演“杂剧”或“杂扮”的。宋“杂剧”是由唐“参军戏”发展而来的。《梦粱录》里说，杂剧的特色是“全以故事，务在滑稽”。“杂扮”，就是杂剧之散段，跟杂剧风格是一样的。这两种伎艺显然是以滑稽为特色的。由此可见，刘乔、周乔、顾小乔、沈小乔等意思就是刘滑稽、周滑稽、顾小滑稽、沈小滑稽。这种以某种艺术形式的风格或特征来取名的现象，当时是不稀罕的。“杂扮”艺人里还有胡小俏、郑小俏、自来俏一类的姓名，显然是以“俏皮”取义的。至于眼里乔、重明乔、菜市乔等，或是眼睛特别会作滑稽表演，或是在菜市一带以滑稽闻名，都脱离不开“滑稽”。

“乔”指滑稽表演，还可以从宋杂剧和金院本里的“发乔”得到印证。《都城纪胜》里说：

杂剧中，末泥为长，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，先做寻常熟事一段，名曰艳段；次做正杂剧，通名为两段。末泥色主张，引戏色分付，付净色发乔，付末色打诨，又或添一人装孤。

付净在宋杂剧里主要任务是“发乔”，付末的主要任务是“打诨”。一般认为，付净和付末是由唐“参军戏”里的“参军”和“苍鹘”两个角色发展而来的。《近峰闻略》里更认为：“参军至唐，为故事，名付净。”付末和付净都是滑稽角色，“发乔”则是滑稽的表演方式。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里解释：“发乔者，盖乔作（即装作的意思）愚谬之态，以供嘲讽。”还说：付

净色发乔配以付末色打诨，“则益发挥之以成一笑柄也。”可见，“发乔”就是“装痴卖呆”，以愚谬滑稽之态取笑于观众。这正是传统相声里逗眼的本色。“发乔”和“打诨”都有滑稽的意思。“发乔”重在“装痴卖呆”，“打诨”重在机智风趣，这是二者不同之处。过去“双簧”的一前一后两个艺人，前面的是“发头卖像”，类似“发乔”；后面的是“横竖嗓音”，则掺有不少机智风趣的表演，类似“打诨”。而演员在表演的时候，故意把“横竖嗓音”说成“横骨插心”（按，指畜牲），就是典型的“打诨”了。

付净“发乔”的情况，从胡忌《宋金杂剧考》所引元代《张子房圯桥进履》里乔仙化身道士的说白，可以略窥一端：

……等的天色将次晚，躲在人家灶火边。若是无人撞入去，偷了东西一道烟。盗了这家十匹布，拿了那家五个绵。为甚贫道好做贼？皆因也有祖师传。施主若来请打醮，清心洁净更诚坚。未曾看经要吃肉，吃的饱了肚儿圆。平生要吃好狗肉，吃了狗肉念真言。不想撞着巡军过，说我破斋犯戒坏醮筵。众人将我拿个住，背绑绳缚都向前。见我不走着棍打，咀头上打了七八拳。拿在厅前见大人，连忙跪膝在阶前。大人着我说词因，道我败坏风俗罪名愆。背上打到二百棍，眉毛上打了七八千。大人心里犹不足，再着这厮顶城砖。被我宁心打一坐，无语悲悲大笑喧。我这般喜喜孜孜无欢悦，呶呶大笑无语言。众人齐声皆都赞，两边闲人一发言。道我是个清闲真道本，说我是个无忧无虑的散神仙。

这说白颇象今天的“数板”，语言是高度夸张的，风格又是风趣诙谐的。从它的表演来看，这个“化身道士”集模仿、虚拟、滑稽于一身，显然属于“发乔”之类。

“发乔”的更详细的情况还可以从明代戏曲里引的两个院本

看出来。宋杂剧和金院本其实并无很大差别。《辍耕录》里说：院本、杂剧其实一也，元朝院本、杂剧始厘为二。《吕洞宾花月神仙会》杂剧里有一段院本，名叫《长寿仙献香添寿》，节录如下：

办净同捷说、付末、末泥上，相见了，做院本《长寿仙献香添寿》。院本上。捷云：“歌声才住。”末泥云：“丝竹暂停。”净云：“俺四大佳戏向前。”付末云：“道甚清才谢乐。”捷云：“今日双秀才的生日，您一人要一句添寿的诗。”捷先云：“桧柏青松常四时。”付末云：“仙鹤仙鹿献灵芝。”末泥云：“瑶池金母蟠桃宴。”付净云：“都活一千八百岁。”付末打云：“这言语不成文章，再说。”净云：“都活二千九百岁。”付末云：“也不成文章。”净云：“有了，有了，都活三万三千三百岁，白了髭髯白了眉。”付末云：“好好！到是一个寿星。”捷云：“我向你一人要一件祝寿底物。”捷云：“我有一幅画儿，上面三个人儿：两个是福祿星君，一个是南极老儿。”问付末云：“我有一幅画儿，上面四棵树儿：两棵是青松翠柏，两棵是紫竹灵芝。”问末泥云：“我有一幅画儿，上面两般物儿：一个是送酒黄鹤，一个是衔花鹿儿。”净趋抢云：“我也有，我有一幅图儿，上面一个靶儿，我也不识是甚物，人都道是春画儿。”付末打云：“这个甚底，将来献寿。”净云：“我子愿欢会长生。”

这正象《日用百科全书补编》里所说的：发乔者，假装痴呆之谓也，打诨者，关锁发挥其词以作笑柄也。“关锁”一词，揣度其意，一是“打诨”要与“发乔”配合；二是要选择时机，生动地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。还可以引《金瓶梅词话》里的一个“笑乐院本”为例：

教坊俳官跪呈上大红纸手本。下边簇拥一段笑乐院本。

当先是外扮节级上开：法正天心顺，官清民自安，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小人不是别人，乃是上厅节级是也。手下管着许多长行乐俑匠。昨日市上买了一架围屏，上写着“滕王阁”的诗，访问人，请问人，说是唐朝身不满三尺王勃殿试所作。自说此人下笔成章，广有才学，乃是个才子。我如今叫付末抓寻着，请得他来，见他一见，有何不可。付末在哪里？末云：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。禀复节级有何使令？外云：我昨日见那围屏上写的“滕王阁”诗甚好。闻说乃是唐朝身不满三尺王勃殿试所作。我如今给这个样板去，限即时就替我请去。请得来，一钱赏赐；请不来，二十麻杖，决打不饶。

末云：小人理会了。（转下去）节级糊涂！那王勃殿试，从唐时到如今，何止千百余年，教我那里抓寻他去！不免来来去去，到于文庙门首。远远望见一位饱学秀士过来，不免动问他一声：先生，你是做“滕王阁”诗的身不满三尺王勃殿试么？

净（扮秀才）笑云：王勃殿试乃唐朝人物，今时那里有！试哄他一哄。我就是那王勃殿试。“滕王阁的诗是我做的。我先念两句你听：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文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”

末云：俺节级与了我这付样板，身只要三尺，差一指也休请去，你这等身躯如何充得过？

净云：不打紧，道在人为。你见那里又一位王勃殿试来了。皆妆矮子来；将样板比，净越缩。

末笑云：可充得过了。

净云：一件，见你节级切记好歹小板凳儿要紧。来来去去，到节级门首。

末令净：外边伺候。

净云：小板凳儿要紧。等进去禀报节级。

外云：你请得那王勃殿试来了？

末云：见请在门外伺候。

外云：与你说：我在中门相待，捧松泡茶，割肉水饭。（相见科）

外云：此真乃王勃殿试也。一见尊颜，三生有幸。磕下头。

净（慌科）：小板凳在那里？

外又云：亘古到今，难逢难遇。闻名不曾见面，今日见面胜若闻名。再磕下头去。

净（慌科）：小板凳在那里？

末躲过一边去了。

外云：闻公博学广记，笔底龙蛇，真才子也。在下如渴思浆，如热思凉，多拜两拜。

净急了说道：你家爷好？你家妈好？你家姐和妹子，一家儿都好？

外云：都好。

净云：狗合娘的，你既一家大小都好，也教我直直腰儿着。

正是：百宝妆腰带，珍珠络臂鞦；笑时能近眼，午罢锦缠头。

这个“发乔”的付净假装王勃，本身就是开玩笑。缩为三尺，又一口一声“小板凳在那里”，更是妙趣横生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：前面的“你家爷好？你家妈好？你家姐和妹子，一家儿都好”？恰似“铺平垫稳”，后面的“你既一家大小都好，也教我直直腰儿着”，又象抖落“包袱”，已具备相声里常用的“三翻四抖”的雏型，虽然还不那么完备。

“乔”既然以滑稽为目的，那么，它的摹拟就不能只注意刻

意求真，有时还必须故意装假，带有虚拟的色采。这一点跟杂技团的丑角十分类似。虚拟，故意装假，既不能象真的那样，又不能露出假来，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所以，“发乔”是很不简单的。

但，“乔”与不“乔”毕竟是两回事，各有特色，比如，“相扑”是“角其材力以相抵斗，两两相当”的真相扑，“乔相扑”则是虚拟表演、滑稽取笑的假相扑。这从艺人的姓名也可以看出来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记载“相扑”艺人有：王饶大、撞倒山、刘子路、铁板踏、宋金刚、倒提山，赛板踏、金重旺、曹铁凜等九人。这类标志勇武的名字让人看了都倒吸一口凉气，所以书里特别注明：“人人好汉”。而从事“乔相扑”的艺人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也有记载：鼃鱼头、鹤儿头、鸳鸯头、一条黑、斗门桥、白条儿。《武林旧事》里“斗门桥”作“斗门乔”，又加上白玉贵、何白鱼、夜明珠等三人。拿这些艺人姓名跟“相扑”艺人比较，差别是十分鲜明的。撞倒山、宋金刚、倒提山等，以勇武、力大取意；而鹤儿头、白条儿、夜明珠等显然是从形体怪异取意，表示滑稽俏皮。由此可见，“乔相扑”不在勇武，而在滑稽，不在用力，而在使巧，虚晃一招，装装样子罢了，这一推测又可以从胡忌《宋金杂剧考》的论断里得到印证：

《雍熙乐府》的《子弟收心》套曲中“假撚酸、虚应付、乔拴艳”，其“乔拴艳”并不指演剧而言，乃是装样子的解释。

“乔”的“装样子”，既要求像，又要求“像不像，三分样”，使摹拟的滑稽可笑的意味更浓重了。

综上所述，“乔”是采取“发乔”的特殊方式，虚拟地摹拟某种伎艺，目的是为滑稽取笑。具体说来，“乔”有三层意思：一是模仿；二是虚拟；三是滑稽。三者之中，滑稽乃是“乔”的核心。

下面进一步考察“乔”和相声艺术的关系。

宋代百戏冠以“乔”字的伎艺，除个别的内容不可考外，大致可分三类：

杂技类：乔教象（教象）、乔相扑（相扑）

乔筋骨（筋骨）、乔捉蛇（捕蛇）

说唱类：乔像生（学像生）、乔卖药（说药）

乔合笙（合笙）

戏剧、歌舞类：乔宅眷（装宅眷）

弄乔影戏（影戏）

下面分类略作说明：

杂技类，以“乔筋骨”为例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

张臻妙、温文哥、真个强、没勃脐、小倬刀、筋骨上索
杂手伎。

“筋骨”属于杂技里的一种，相当于今天杂技的练把式。

“乔筋骨”可能是杂技里的滑稽表演，是由杂技里的丑角来表演的。他们采取“乔”的方式，练上几手，确有无所不能、无所不会的样子，其实是真真假假，以资一笑罢了。

这类来自杂技的滑稽表演在相声艺术里也有，但因后来相声朝语言艺术方向发展，这类成份越来越少了。象传统相声《大保镖》，据说是相声“撂地”（按，指街头卖艺）时受附近把式场子影响而编的。相声艺人练把式也采取“发乔”的方式，练上一两手，却象《打渔杀家》里的教师爷似的，十八般武艺数说一回，滔滔不断，笑话百出，这就纳入相声喜剧风格语言艺术的轨道，成为相声的“学”了。

戏剧类，以“弄乔影戏”为例。《都城纪胜》载：

凡影戏，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，后以彩色装皮为之，

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假相半，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与之丑貌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。

《梦梁录》的记载更详细些：

更有弄影戏者，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。自后人巧工精，以羊皮雕形，用以彩色妆饰，不致损坏。杭城有贾四郎、王升、王闰卿等，熟于摆布，立讲无差。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假相半，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刻以丑形，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。

《武林旧事》还载有“大影戏”：

节后，队午渐有大队如四国朝、傀儡、杵歌之类，日趋于盛。或戏于小楼，以人为“大影戏”。儿童喧呼，终夕不绝。

孙楷第《傀儡戏考原》里对“大影戏”又作了解释：

此所谓“大影戏”者，事易明。盖影戏所用影人，本雕羊皮为之，其状眇小。今以人为之，则遽然长大，异乎世之所谓影戏者。此其所以为“大影戏”也。以人为“大影戏”尤是影戏。然以人言则真，以影人言则假。且以人为影人，其事较之普通影戏，尤为滑稽幻怪。则“大影戏”岂非“乔影戏”乎？故余疑《梦梁录》所谓“乔影戏”，即《武林旧事》所谓“大影戏”。据其形言谓之“大”，据其质言谓之“乔”，名虽有二，其实一也。

这里从内容到形式把“乔影戏”辨析得十分清楚。“滑稽幻怪”乃“乔影戏”之要津。然而，这跟相声艺术有什么关系呢？相声并非戏剧，而是说唱艺术，但为表达上的特殊需要，常以“发乔”方式摹拟戏剧表演，则近乎“弄乔影戏”了。传统相声里有

段《拉洋片》，相声艺人手巾包头，扮作江湖艺人，其所表演的则是近乎影戏的所谓“洋片”，什么“看了一片又一片，西湖美景就在上边……”等等，全以“滑稽幻怪”为征。与此相类似的是前面提到的双簧的“发头卖像”，无疑是活的影戏了。

当然，更多的相声段子是以“发乔”的方式引进某些戏剧成份。如传统相声《戏剧杂谈》：

甲 吃喝也不同。

乙 怎么办呢？

甲 话剧、电影都是真吃真喝，你看电影里边吃饭都真吃。

乙 嗯。

甲 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不一定饿，可也得真吃。

乙 那为什么呢？

甲 为的那个戏照出来真实，有的时候，吃一次还不行。

乙 怎么？

甲 比如照吃饭的镜头，导演一瞧齐备了，“于各，开幕啦！”机器开动，赶紧吃（做动作）。导演一看感情不对：“停住，添饭重吃。”有时候这镜头能照好几次。要不怎么电影演员都有胃病，那都是吃的！

乙 呵！都那么作的病？您这是开玩笑！

甲 喝也是真喝，（端碗）“诸位，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，来来来，我们大家再干一杯。”（学舞台腔，喝水）真喝！

乙 那么京剧呢？

甲 这样说（道白）“酒宴摆下！”每人一个木头酒杯，拿那个木头酒壶，一斟就满了。（斟三下）一说“请！”吹个“三枪”，“请！”（用咀学吹“三枪”，边吹边做

喝酒亮杯)“告辞了!”饱了!

乙 他吃什么了?

甲 他什么也没吃,就饱了。

乙 怎么不真吃呢?

甲 真吃有什么意思呀?真来四菜一汤,炒肉片、红烧海参,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,(做动作)吃完了嗓子也哑了,甬唱了。

乙 嗯!不能真吃!

这类戏剧成份引进相声以后,结合相声艺术的特点有了很大发展,但,仔细琢磨起来,仍然不难发现“弄乔影戏”的影响。

说唱类,仍以“乔合生”为例。《都城纪胜》和《梦粱录》都对“合生”作了这样的解释:“与起令随令相似,各占一事。”其具体情形在《夷坚志》里有记载:

张安国守临川,王宣子解卢陵印解,次抚。安国置酒郡斋,招郡士陈汉卿参会。适散乐一伎言学作诗,汉卿语之曰:“太守俗呼五马,今日两州使君对席,遂成十马,汝体此意作八句。”妓凝立良久,即高吟曰:“同是天边侍从臣,江头相遇转相亲,莹为临汝无瑕玉,暖作庐陵有脚春,五马今自成十马,两人前日压千人,便有飞诏催归去,共作中书秉化钧。”安国为之叹赏竟日,赏以万钱。

李啸仑《合生考》引述许多具体事例,论证了“乔合生”的含意。他说:

所谓“乔”,有装痴装傻的意味,宋人杂剧以付净色发乔,明人汤舜民《赞教坊构栏》散套中,曾经咏及付净色搬演时的模样,他说:“付净色,腆兽庞,张怪脸,发乔科,

嗒冷诨，土木形骸与世违。”乔合生的滑稽含玩讽，当正是以发乔的姿态来演出的。

这种“滑稽含玩讽”的“指物题咏，应命辄成”的“乔合生”，有点象酒令、对诗以及对对子之类的文字游戏，在相声里又是大量存在的。如《打油诗》、《对春联》、《打灯谜》、《四字联音》等等都属于这一类。且看传统相声《四字联音》里的一段：

乙 ……咱们再改一个：三字同头，三字同旁，要前言搭后语。

甲 先听你的。

乙 我说：三字同头大丈夫，三字同旁江海湖，要闯江海湖，还得大丈夫，不是大丈夫，怎闯江海湖？

甲 好。

乙 听你的。

甲 我说：三字同头常当当……

乙 嘿，全是上宝盖。三字同旁呢？

甲 吃、喝、唱。

乙 前言搭后语？

甲 皆因我吃喝唱，所以才常当当，若不是吃喝唱，干吗我常当当？

乙 我哪知道啊。（对丙）该你说。

丙 我说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……（若思）

乙 怎这么麻烦呵？

丙 我说：三字同头疮、疥、疔……

丙 嗽，全是病偏楂（读上声）儿。三字同旁？

丙 唉、哟、哼。皆因我长了疮、疥、疔，所以我才唉、哟、哼，我若不长疮、疥、疔，干吗我唉……哟……哼

……

乙 行啦，行啦！

这是一段三人表演的“群活”，就其表现方式来说，跟“合生”的“起令随令，各占一事”是一样的。不过，相声艺术依其独特的艺术规律，更朝着滑稽的方向发展。如《对春联》：

乙 我出个上联。

甲 我对个下联。

乙 比如我说“上”。

甲 我对“下”，有上就有下嘛！

乙 我说“天”。

甲 我对“地”。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”

乙 “言”。

甲 我对“醋”。（甲把“言”误为“盐”了）

乙 醋？

甲 呵！油盐酱醋，五味调和，你那是咸的，我这是酸的。

乙 “好”。

甲 我对“歹”，好好歹歹，分得清楚。

乙 “事”。

甲 我对“炮”。（甲把“事”误为“士”了）

乙 炮？那对得上吗？

甲 你支士，我拔炮，你跳马，我出车。

乙 咱们这儿下象棋来啦？

甲 联句有什么呀？

乙 我这五个字凑在一块是个对子的上联：“上天言好事。”

甲 那我给你对“回宫降吉祥”。

乙 你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这么对的。我说“上”。

甲 我对“下”。

乙 我说“天”。

甲 我对“地”。

乙 我说“言”。

甲 我对“醋”。

乙 我说“好”。

甲 我对“歹”。

乙 我说“事”。

甲 我对“炮”。

乙 我这是“上天言好事”。

甲 我这是“下地醋歹炮”。

乙 你这当什么讲呵？

甲 谁叫你不一块说呀，你要说“上天言好事”，我当然给你对“回宫降吉祥”。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我可不给你对“下地醋歹炮”吗？

显然，这里的“起令随令，各占一事”，虽有“滑稽含玩讽”的意味，但更重于语言趣味，而近乎文字游戏了。